

心灵驿站



激活自己

张峪铭

一个人最可怕的，是万事皆空。过早的淡定，就是让自己的人生进入到漫长休眠期。

我并不是一个佛教徒，但我笃信人世间的事是因果相连的。一块田地慢慢荒芜了，肯定是你从中攫取得太多，而没给它补充养料。

可日复一日的教书生活又让人倦怠，我于是又一次拿起人生的鼠标，点击了“文学”这个按钮，再一次激活了自己。

健康者有一个说法，人的动力练到一定程度，就达到一个恒定值，但你必须每周“激活”一次，才能保持最佳状态。

城市空间

幸运的小鱼儿

李源

在我们的家属区附近有两口池清水，每次路过那里，我都要想：要是我能亲手放两条鱼在里面，鱼翔浅底，岂不太好了。

晚上到郑州后，一家人又热热闹闹在一起吃了晚饭，等把人都送走已经是晚上十点多多了。

第二天一早醒来，我睡眼惺忪地就赶到厨房看鱼，这一看叫我心里咯噔猛地一沉，睡意一下子全没了。

大约有个半个小时的时间，我终于气喘吁吁地跑到那两个水池边，此时的我生怕由于我耽误了时间而影响它们的生命，迫不及待地两条小鱼从塑料袋里抖落到水里。

人在途中

有个肩膀，曾为我温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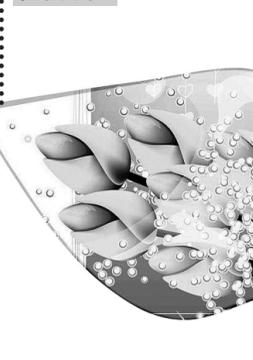
邵衡宇

我20岁那年元旦的前夜是在大雪中来临的。那天，在收到的几张花花绿绿的贺年卡中，我欣喜地看到了我翘首等待的他的笔迹。

很普通的一张明信片，上面是一行熟悉的钢笔字，连标点在内，只有8个字：“我将于元旦结婚。”

这是我13岁就喜欢的男孩子，他大我3岁。几乎所有熟悉我们的人，都以我们肯定会走到一起，我也一直从容地等待着这样的幸福。

花季雨季



婚姻中的爱情

范华强

与路过青春一样，爱情对于已经娶妻生子的我来说，已经是过去时。

前几天，寒流来到郑州，温度骤降，我像往常那样下了班骑着电动车去接妻子回家。

妻子的单位在家西面的十多公里处，因为没有直达的公交车，每个工作日接送她上班，自然也就成了我的必修课。

世相百态

爱情的止痛剂

张军震

初识时，他丧偶不久，而她，也正如一场看不到结果的恋爱纠缠。似乎很自然的，他们在一起了。

他说：“有我呢，你怕什么？”一句话，打消了她所有的顾虑。

转眼，半年的时光悄悄溜走，不知从哪天开始，他越来越沉默，沉重的叹息，如一朵又一朵乌云。

恐惧的感觉，开始无边无际，弥漫在她的脑海里，终于忍不住追问。他叹息，再叹息，说害怕孩子不同意再婚，更害怕他和她的孩子将来相处不好。

人生感悟

关于家



家就是父母。以前父母在乡下，乡下就是我的家，常回去看看；后来来到了城里，城里就是我的家，回到父母身边，就有了家的感觉。

一到外地工作，妻子就是家。每晚拖着疲倦的步子回到妻子的身边，接过一杯热水，就感到了家的温暖。

一个家，父母心情舒畅，无灾无疾，使儿女们少些牵挂，专心致志地做事，这就是对孩子们最大的爱；儿女们夫妻永好，互敬互爱，不吵不闹，不惹是生非，工作有成就，事业有追求，不让父母惦记忧愁操心，这就是对老人最大的孝。

向，甚至没有一句解释。

都是内心骄傲的人。晚上在大学同学一起联欢时，我只能在大家的欢声笑语里，很辛苦地支撑着，嘴唇咬出了血痕，却依然微笑着，仿佛五脏六腑根本没有被伤得鲜血淋漓。

幸好助教王来约我去参加一个联欢会。跟随他走出女生宿舍楼，在他关切的目光里，走到一起，我也一直从容地等待着这样的幸福。

我知道她只是在安慰我，因为我腿戴的护膝都已经被风吹透，何况连护膝都没戴的她呢？

婚后两个人的爱情大抵就是这样吧，没有太多的甜言蜜语，没有过多的亲昵动作。

婚姻中最浪漫的爱情，“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到我们老得哪儿也去不了，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”。

我被关在那间屋子里，焦急地思索着，突然之间，回想起当初许一城留给付贵的那面镜子。

我不知道“宝志”那两个字隐藏着什么隐秘，但这是我唯一的机会。于是我俯下身，按动通话器：“药不

平衡。他还说，按照单位以前的惯例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应当是65岁退休。

下次，如果还有下次的机会，守住自己的心，再也不要去做别人的止痛剂，谁都不是谁的救世主，爱情来时快如闪电，走时同样如此无情。

家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，一个平稳可靠的载体。想家，那是心底一丝甜甜的感觉。

没有孩子的家就像光开花不结果的树，等花儿败了，叶子落了，赶到冬天来时，只剩下苍老枯枝，在寒风中哀鸣。

没有家的人想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；有的人有家，却嫌家是个笼子，束缚了自己，又在外边建了一个小家。

家就像一盆鲜花，需要用心呵护，要按时浇水、施肥、修剪。冬天搬到室内，夏天挪到屋外，

的开解和陪伴，让我很快振作起来。

就这样，我把一个本来想约我一起去欢度节日的朋友，拖进了沉重的并无新意的故事中。

地上的雪越落越厚，我们并肩在城市的街小巷里一直走呵走，从黄昏走到了清晨，走到我爱的那人结婚的吉日，直到我筋疲力尽。

毕业后我与助教王来约一方，很多年过去了，我们很少联系，但他那个雪夜的陪伴，他那个被我的眼泪濡湿的宽厚的肩膀，会让我一生铭记……

我握着电话，大概明白了老朝奉的如意算盘。佛头归还是刘局与刘一鸣一力操持，如果我坚持是正品，他们就会依照原定计划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将此事公开。

老朝奉给了我一天思考的时间。我被关在那间屋子里，焦急地思索着，突然之间，回想起当初许一城留给付贵的那面镜子。

老朝奉给了我一天思考的时间。我被关在那间屋子里，焦急地思索着，突然之间，回想起当初许一城留给付贵的那面镜子。

老朝奉给了我一天思考的时间。我被关在那间屋子里，焦急地思索着，突然之间，回想起当初许一城留给付贵的那面镜子。

老朝奉给了我一天思考的时间。我被关在那间屋子里，焦急地思索着，突然之间，回想起当初许一城留给付贵的那面镜子。

老朝奉给了我一天思考的时间。我被关在那间屋子里，焦急地思索着，突然之间，回想起当初许一城留给付贵的那面镜子。

本版插图 涛涛

许一城很快被宣判死刑。没有后顾之忧的老朝奉，决定投靠日本人，而投靠的资本，正是手里的三本笔记和关于佛头的真相。

而老朝奉借着木户教授这根线，搭上了“支那风土会”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他与“支那风土会”密切合作。

后来历经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老朝奉凭着机智，没有让任何人觉察到他与日本人有染。

讲完了这些陈年故事，老朝奉说出了他的要求：“我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，木户加奈已经说动了东北亚研究会，即将把佛头运抵北京。

我握着电话，大概明白了老朝奉的如意算盘。佛头归还是刘局与刘一鸣一力操持，如果我坚持是正品，他们就会依照原定计划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将此事公开。

老朝奉给了我一天思考的时间。我被关在那间屋子里，焦急地思索着，突然之间，回想起当初许一城留给付贵的那面镜子。

老朝奉给了我一天思考的时间。我被关在那间屋子里，焦急地思索着，突然之间，回想起当初许一城留给付贵的那面镜子。

老朝奉给了我一天思考的时间。我被关在那间屋子里，焦急地思索着，突然之间，回想起当初许一城留给付贵的那面镜子。

老朝奉给了我一天思考的时间。我被关在那间屋子里，焦急地思索着，突然之间，回想起当初许一城留给付贵的那面镜子。

老朝奉给了我一天思考的时间。我被关在那间屋子里，焦急地思索着，突然之间，回想起当初许一城留给付贵的那面镜子。

老朝奉给了我一天思考的时间。我被关在那间屋子里，焦急地思索着，突然之间，回想起当初许一城留给付贵的那面镜子。

老朝奉给了我一天思考的时间。我被关在那间屋子里，焦急地思索着，突然之间，回想起当初许一城留给付贵的那面镜子。

老朝奉给了我一天思考的时间。我被关在那间屋子里，焦急地思索着，突然之间，回想起当初许一城留给付贵的那面镜子。

老朝奉给了我一天思考的时间。我被关在那间屋子里，焦急地思索着，突然之间，回想起当初许一城留给付贵的那面镜子。

但这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就是不平衡。他还说，按照单位以前的惯例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应当是65岁退休。

老朝奉给了我一天思考的时间。我被关在那间屋子里，焦急地思索着，突然之间，回想起当初许一城留给付贵的那面镜子。

古董局中局



张霖小说 马伯庸著

这是一部关于古董收藏、收购、鉴别、交易的百科全书式小说

马伯庸 著

连载

但我这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就是不平衡。他还说，按照单位以前的惯例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应当是65岁退休。

老朝奉给了我一天思考的时间。我被关在那间屋子里，焦急地思索着，突然之间，回想起当初许一城留给付贵的那面镜子。

老朝奉给了我一天思考的时间。我被关在那间屋子里，焦急地思索着，突然之间，回想起当初许一城留给付贵的那面镜子。